不要永遠站在十字路口

前兩週應邀至上海金融高峰論壇擔任主題演講,上台前主持 人介紹時特別加了一句:「曾經以愛麗絲夢遊仙境的十字路口形 容世界經濟,我們很期待他告訴大家,目前是不是還在十字路 口?」。巧的是,回到台北第二週,某財經雜誌約訪,總編第一個 問題也是:「您認為世界經濟還在愛麗絲的十字路口嗎?」

很高興去年在經濟日報年終演講中的一張投影片,財經界還有人記得,不過我也不敢掠美,用愛麗絲夢遊仙境的十字路口引論經濟,其實是國際貨幣基金的執行長拉加德去年在喬治城大學閉門演說的開場白。我製作的投影片,其實不僅在強調十字路口,而是特別引述愛麗絲在十字路口與柴郡貓(Cheshire Cat)的一段對話。

愛麗絲問:「我應該走那條路?」,貓:「這要看你想去那裡」。愛麗絲頭痛:「我不太在意要去那裡」。貓:「那妳走那條路就沒啥關係」。愛麗絲急了:「那我總要去個地方」,貓:「那是一定的,只要你走得夠遠」。

這段許多人童年時聽過有點「無厘頭」的對話,其實深具意 義,尤其是對現今的台灣。簡單言之,問題不在十字路口,也不

折冲千里 悠見南山

- 金融老兵的諍話 -

在走那條路,而是終極目標到底在那裡?

由大家關心的經濟談起,經過70年五階段發展經濟的台灣,要先確定是要繼續成長保持在全球價值鏈(GVC)中的地位?還是要像太平洋中的島國選擇偏安一隅?參考荷蘭學者Jan Tinbergen藉萬有引力定律所提出「經濟體間貿易關係與GDP乘積成正比,與距離平方成反比」,在理性上台灣應選擇繼續問鼎中原,但如大多數認為做「小確幸國」即可,也可尊重,不過目標不同,路線就不同。最怕的是,既想維持經濟的繁榮,又不願融入在整合中的國際經貿體系。明知參加區域經濟整合至關重要(例如:馬蔡二人在2012年完全相同的政見就是加入TPP),但對兩岸架構協議下的服貿、貨貿卻多所阻撓;明明知道國際貿易的基礎是發展各具比較利益的產業,卻堅持國內任何產業都不能受傷害。綜合而言,台灣如果選擇經濟的持續繁榮,路線就很清楚,走自由開放,參加雙邊/多邊的自貿協議(包括ECFA的貫徹),對內協助有競爭力產業持續升級加值,至於受威脅產業則輔導轉型改業。

其次談能源問題,如果大家的目標是非核、潔淨、價廉,恐怕要直接了當回答是天方夜譚(以現在技術言)。如果採歐盟在今年初成立能源同盟時所揭示的目標secure、sustainable、competitive and affordable,恐怕就較為實際可行。首先,secure除考量人身安全外,更包括供應穩定的安全,永續意味潔淨及環境保護,至於價格則既要維持歐盟國家的競爭力又使民眾可負擔。如果確定此一目標就可以規劃路線圖:例如改用高效率燃煤發電機組(價

第一卷 國家經略文華殿

廉、減碳)、十年內提升水資源以外的再生能源至發電量20%(潔淨、價昂)、適度擴建天然氣貯氣設施(潔淨、不穩定)、查驗後啟用較安全的核四,舊核電廠逐步除役(穩定、潔淨、價平)等,最後也是最困難的是告知民眾電價增加的現實,當然在發電、輸配電方面消除浪費也是必要的配合措施。至如民眾選擇低電費為優先目標,則再生能源或節能減碳就不必侈談了。

個人不願意在經濟專業媒體談政治,但先確定目標再考慮路線的思維其實也可用在台灣前途上,與其每逢選舉勾心鬥角,或講些不著邊際騙取選票的話術,不如全民早早確定目標:是要捍衛中華民國、還是要獨立建國、甚或歸併他國(包括卸任總統說過的日本或美國),目標明確才能避免怪誕言論一再的凌遲,也不要永遠站在十字路口不知去向。

(本文刊載於2015.09.22經濟日報)

4

萬隆會議六十週年前夕

上月應印尼國民福利基金會邀請赴雅加達演講,事後轉往第 三大城萬隆地區旅遊。在行程安排時,我特別要求旅行社指定參 訪昔日舉辦「萬隆會議」的場所,亞非會議博物館。

在這座遊客罕至的廣闊空間中,看得出導遊對我獨鍾此地的不解;其實我也不解,在這印尼應引以為傲的史實見證地,為何沒有動態或互動式的展示.甚至要購買紀實的出版品,職員也只是雙手一攤。但這都不會改變萬隆會議在近代外交史上的意義。

回溯至1955年,即韓戰結束後兩年,美蘇兩大強權所領導的 集團已經成形,但許多亞非國家,部分剛剛獨立,部分尚未完全 擺脫殖民統治,此時印尼等五國發起召開近代史上「第一次非白 人國家參與的國際會議」,共29國與會,計有304名代表,會後發 布公報,通過十大宣言,其產生的影響,對兩岸及世界局勢,均 極深遠。

對兩岸而言,當時大陸與美國尚處於後韓戰的對峙氣氛中, 與大陸建交的國家區區六個,比台灣現在邦交國還少。但利用與 發起國之一緬甸的關係,獲邀參加會議,並派出總理周恩來。會 中對美國講出69字的示好性發言,鬆懈美國的敵意;並與亞非 各國同聲譴責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藉此敵愾同仇的氣氛,會後 得與亞非國家逐步建立外交關係。而且開會前周恩來的印航包機 Kashmir Princess(克什米爾公主號)在印尼外海爆炸墜毀(媒體 均報導係台灣國防部保密局人員所為),但周因臨時改由緬甸另 搭專機前往,避過一劫,可以想像其在抵達印尼時所獲得的新聞 熱度,以及國際間的注意與關切。此外周恩來自仰光起飛原應直 飛印尼,但不知有意還是無意,以加油為理由在新加坡降落,得 以與英國駐新總督晤談,這與阿扁總統2007年在荷蘭號稱迫降的 「加油外交」頗為神似。

至於在國際社會,因早有以美國等民主國家為首的第一世界,又有以蘇聯為首的第二世界,萬隆會議中亞非國家則藉多邊主義及主權平等之大纛成功塑造所謂「第三世界」,並為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奠定基礎。而不結盟國家組織在1961年的高峰會,宣言之一就是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這應就是1971年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的遠因。當然與會各國領袖在此場合所收割的不止是外交利益,很多人也因參與這近代外交史大事,而成為該國的國父級人物,例如印度的Nehru(尼赫魯)、埃及的Nasser(納瑟)、還有迦納的Nkrumah(恩克魯馬),三、四年級的朋友應該都還記得這些長久執政的人物。至於我的疑問:為何印尼似乎沒有精心經營亞非會議博物館此一不結盟國家的聖地?一位印尼政界的朋友以推測口吻解釋,或許是因為當年發起人印尼蘇卡諾,為此極孚人望,其後迫其下台的軍事強

6

折冲千里 悠見南山

- 金融老兵的諍話-

人蘇哈托,基於兩人的恩怨情仇,自然不會刻意彰顯蘇卡諾的功績。這種說法,不知是否屬實,但聽來合理,也可以解釋第二次亞非會議是在50年後的2005年,由當時總統梅嘉娃蒂(蘇卡諾女兒)召開,參加國達106國。雖然冷戰結束,第三世界集會的意義大減,大陸胡錦濤氣勢亦不如周恩來,倒是日本小泉首相在大會中對亞洲國家表示願「虛心面對歷史事實,深切反省並表由衷歉意」,引人側目,可惜事後表現言行似不相符。

站在荷蘭式建築的博物館外,撫古念今,感觸良多。為當年時空下亞非國家的努力而感動,當然也會想到會議對兩岸情勢演變的影響(例如:如果周恩來在克什米爾公主號上?)、不結盟運動對聯合國運作的改變、各歷史人物的事蹟,最後想到不結盟國家實質上仍然結盟,此與號稱黨外人士結果組成無黨聯盟相同,其實這反而是正常的現象,因為人類的本性就是結社,呼朋引伴、拉派結黨,不也是Tocqueville所承認的人類民主行為?1955年的萬隆會議實質上是一種政治結盟,時至今日,經貿的結盟比政治更實際,看到各種體制的國家紛紛簽訂雙邊或多邊的FTA(自貿協定),就知道在國際社會中經貿上「不結盟」是不切實際的思維,如仍持此一論調,最終也可能是「經貿不結盟國家」自組聯盟,只不知屆時會有幾國?

當年中華民國因萬隆會議而漸次受困,於今台灣實在不必再自我劃限受困。

(本文刊載於2014.12.21聯合報)

第一卷 國家經略文華殿

兩個千萬美元的故事

前些日子參加潘文淵獎的頒獎典禮,潘君人稱「台灣半導體之父」,當年引進積體電路技術,開花結果,始有今日台積電、聯電等公司組成的台灣IC產業。當天頒獎前,主辦單位還推出一部短劇,演出40年前(1974)在豆漿店中潘君向幾位部長說明IC產業前景的過程,其中最震撼的是幾位部長聽到整個方案要花一千萬美元時互看一眼,隨即經濟部長孫運璿起立,以堅定的語調表示「這一千萬就由我來負責」。一千萬美元現在也許只是台積電某一個人的 Bonus,但這在國家總預算不到一千億台幣的年代,聽來就有些「壯烈」。難怪同在頒獎現場的劉前院長當即表示「非常羨慕」。

民國63年已是台灣貿易穩定出超的年代,我不禁想到在台灣極度艱困時的另一個一千萬美元。1946年至1949年間台灣發生戰後常見的惡性通貨膨漲(1,052倍),1948年57元舊台幣買一枚雞蛋,至1949年則漲至7,100元,此一現象於1948年9月大陸發行金圓券,並明訂兌換率為1:1,835後更為嚴重,因自大陸來台者攜金圓券皆依此兌換率取得台幣,使台幣發行量更加無法控制,通膨更加惡化。面對此嚴峻狀況,當時擔任省財政廳長的嚴家涂

8

折冲千里 悠見南山

一金融老兵的諍話 -

決定改革,但新幣制如無發行準備為後盾,對外貿易沒有外匯做基礎,改革必然失敗。然而當時國共戰爭正烈,縱有資源也會用於軍備支出,但嚴家淦廳長甘冒高層可能震怒的風險,向當時雖下野但仍掌實權的蔣總統,要求提撥運往台灣100萬兩黃金中的80%,以為發行準備,並為支持貨幣兌換另撥一千萬美元以利貿易週轉,這一旁人看來是捋虎鬚的動作,極有可能惹來身家之禍,但居然順利獲得核准,成為台灣幣制成功改革、經濟得以穩定,甚至之後政府遷台能順利發展的關鍵因素。我曾查索資料,但仍不能理解為何在國共戰爭的艱難期,在軍事強人的思維下,中央居然願撥付台灣省政府一千萬美元及80萬兩黃金?只能說天佑台灣。

民國38年的一千萬美元,穩定了台灣;民國63年的一千萬美元,壯大了台灣。兩個一千萬美元,在各自所屬的年代,都是極為珍貴的資源,其運用也對台灣產生關鍵性的影響。

時下的台灣,總預算規模在新台幣二兆左右,外匯存底突破 4,000億美元,連「巴紐建交」案的掮客A走的佣金都超過三千萬 美元,「一千萬美元」只是盞盞之數,所以問題應不在金額,而是 能否在關鍵時候做關鍵的事。

不論是以往在立法院進行口頭施政報告,或是近二年來的論述或演講,我總是強調台灣有兩件最重要的事,一是產業的加值升級,二是區域經濟整合。事實上,這兩件要事也在接續推行,從簽訂ECFA到台星、台紐的自貿協定(2010~2013年),從經

第一卷 國家經略文華殿

濟動能推升方案下的三業四化到中堅企業躍升計畫(2012),都意在落實此一理念,我離卸公職後的歷任經濟部長,也都接到我繼續推動的懇託。

各種形態的FTA(自貿協定),目的是為台灣在國際經貿社會中創造一level-playing field,以取得公平競爭的機會,不要因立足點的不平等,讓台灣「輸在起跑點」;至於立足點平等後,如要勝出仍需本身的競爭力,此時加值升級的努力就不可避免。這些關鍵事務所需「推動」費用,雖然不止千萬美元,但也不致超過「巴紐建交」佣金太多,問題在於國人對關鍵時候及關鍵事務能否取得共識,這也是以往政府曾著力但顯然仍被嫌不足的地方。

OECD所屬國際PISA組織,在評量國際年輕學子學力時,曾有一句結語表達對各國的觀察: When you don't have resources, you become resourceful,沒有天然資源的國家,勢必要努力自強、多才多藝。

台灣除人力外,欠缺一般所瞭解的天然資源,但在民國38年及63年兩個千萬美元的故事告訴我們,只要公平競爭、只要自我提升,在國際經貿社會勝出,早有典範在先。期望各界能理性思考,支持產業轉型、支持各種形態的自貿協定,當然也包括服貿及貨貿協議。

(本文刊載於2015.02.15聯合報)

10